LIBRARY
MAY 2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0
S3
1644
v.3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灋鄒梧岡參訂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温侯濮陽破曹操

本是陶謙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劉玄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玄德却弄出陶謙求玄德本是玄德退曹操却弄出呂布退曹操種種變幻令人測摸不出

看前卷曹操咬牙切齒秣馬厲兵觀者必以爲此卷中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謙矣不意虎頭蛇尾竟自解圍而去所以然者操以兖州爲家無兖州則無家也顧家之情重遂使報父之情輕故乘便做個人情與劉備嗟乎天下豈有報父仇而可以賣人情者乎孝子報仇不復顧身奈何顧家而遂中止乎太史慈爲母報德而終以克報慈誠孝子也曹

操爲父報仇而竟不克報以操非孝子故也

劉備之辭徐州爲眞辭耶爲假辭耶若以爲眞辭則劉璋之益州且奪之而陶謙之徐州反讓之何也或曰辭之愈力則受之愈穩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計人自不知耳

郗詵獻計之人乃東海朐音渠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嘗往洛陽買賣乘車而回路遇一美婦人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坐婦人請竺同載竺上車端坐目不邪視甚實難得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離爲中女火固屬陰故火星化爲婦人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相待以禮故明告君君可速歸搬出財物吾當夜來言訖不見心不動天火亦不爲害然今之能爲糜竺者幾人哉天火安能燒得司多也竺大驚飛奔到家將家中所有疾忙搬出是晚果然廚中火起盡燒其屋竺因此廣捨家財濟貧拔苦後陶謙聘爲別駕從事夾敘糜竺一段閒情敘事到極急時偏用一緩當日獻計曰某願親往北海郡求

孔融起兵救援，要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軍馬齊來，操必退兵矣。謙從之，遂寫書二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眾視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畧過青州一邊下使詐敘北海一邊然後命麋竺齎書赴北海，自己率眾守城，以備攻擊。却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閽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今挾刺投人者多寫通家想亦學孔融而誤也膺大奇之。少頃，太中大夫陳偉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偉曰：小時聰明，大時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口角尖利咄咄逼人偉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後為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今之寫通家帖拜客者偏多慳吝未必好客比孔融之所以不可及也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願也。高懷惜今世無孔融我亦欲寫通家帖拜投門下矣在北

孔融處求救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軍馬齊來操必退兵謙從其言遂寫書二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視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illegible]然後命糜竺齎書赴北海自己率衆守城以備攻擊[illegible]卻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閽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illegible]膺大奇之[illegible]少頃太中大夫陳煒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時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illegible]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後為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illegible]常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願也[illegible]在北

一八發龍出發入與車六輛右旁衛入與入不吉遣使開門以
見不可言 次日孔融發兵 遂與懷大信答真應以從悉
下孔融兵大 入城中管亥令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憂悶無悉
鋒刀直取孔 管亥 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欲宗寶于馬
孔融出曰吾乃太 之 未與賊 川管 入欲 拍馬
出馬曰吾知北海 可信一騎 自 退 不然 打城 城 留
叛 來 孔融 大 蒙 本部人 城 追 救
救一面 一面差人送書 市 賊 部 和 融
先遣人送書 如其不從 後 兵 日 仗 決不 肯 常
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仲又 到此如何不 只 日 公 肯
三王蜀請入見問其來意 出 書 言 以圖 明公 救
前六年其得民心 曰王 入 報 徐州 縣

海六年甚得民心（又夾敘孔融一段閒文敘事到極急時又用一緩）當日正與客坐人報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問其來意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仇當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然後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一面差人送書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殺奔前來（此數萬人突如其來怪絕）孔融大驚急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廣可借一萬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寶挺鎗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寶于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糜竺此時其實難過）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

（此一人又突如其來怪絕）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衆趕到濠邊那人回身連搠十數人下馬（且見英雄）賊衆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其名曰慈其人則孝）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汝當往救某故單馬而來（曹操爲父報仇太史慈爲母報德）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却曉得他是箇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遺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來救（好客而惠及其母固當得此報）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融曰君雖英勇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的是孝子聲口）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只無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糜竺方爲陶謙求救于孔融太史慈又爲孔融求救于劉備變幻之極）融喜修書付慈慈擐甲上馬腰帶

弓矢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河賊將率衆來戰慈連搠死數人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的便自引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住鎗拈弓搭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衆不敢來追（英雄之極）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呈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患之意（語語打動立德處）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自負語亦骯髒語）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爲意玄德與關張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雲長早出（破黃巾賊都用一裝黃巾者可謂以末壯壯也）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量管亥怎敵得雲長數十合之間

青龍刀起處管亥于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張趕殺賊衆如虎入羊羣縱橫莫當（只八字寫得何等聲勢）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可謂慣破黃巾劉關張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敘禮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闓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為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激勵得好）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千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為何如人也（正與北海知世間有劉備句相照）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不借得軍必然親至孔融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

慈奉母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何不留之可惜可惜）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子是孝子母是賢母）遂遣慈往揚州去了（為後伏線）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北海來見公孫瓚且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仇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已許人不敢失信瓚曰吾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未嘗須臾忘此人）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為前部子龍引二千軍隨後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一邊實敘一邊虛敘妙）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怕曹兵勢猛遠遠依山下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于用兵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持久備令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

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畢竟玄德與雄）融大喜
會合田楷為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
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
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處狂徒往那裡去張飛見了
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于禁
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
德陶謙急令開門玄德入城陶謙接着其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面勞
軍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
與玄德（陶恭祖一讓徐州）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
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
謙當自寫表文申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
為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為大義故來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

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玄德那里肯受（假眞耶假耶）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遺書與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廝殺未遲于是傳檄三寨且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正在軍中與諸將議事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拆而觀之乃備書也書畧曰

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嗣後天各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實因張闓不仁以致被害非陶恭祖之罪也目今黃巾遺孽擾亂于外董卓餘黨盤踞于內願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後私仇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則徐州幸甚天下幸甚（好書）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議有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欵留來使候發回書正商

議間忽流星馬飛報禍事（令人測摸不出怪絕）操聞其故報說呂布已襲破兗州進據濮陽（東郡濮陽縣古昆吾國今濮州是也○眞是意想不到）原來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于常山布自以爲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乃去投張楊楊納之時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楊教殺呂布布因棄張楊去投張邈（呂布出關後事附補于此）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以千里之衆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曹軍征東兗州空虛而呂布乃當世勇士若與之共取兗州伯業可圖也（陳宮奴人）張邈大喜便令呂布襲破兗州隨據濮陽止有鄄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虧得前番防守）其餘俱破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不是劉備救陶謙却是呂布救陶謙亦不是呂布救陶謙仍是陳宮救陶謙也）操聞報大驚曰兗州有失使吾無家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欲報父仇奈何）

（潁家邛）郭嘉曰主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兗州（報仇何事可賣人情乎）操然之卽時答書與劉備拔寨退兵（前寫曹操盛怒有不可嚮邇之勢不意郤作如此收局奇絕）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陶謙呈上書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差人請孔融田楷雲長子龍等赴城大會（衆軍齊赴必謂有一場大戰矣不意曹兵已不戰而退奇幻）飲宴既畢謙延玄德于上座拱手對衆曰老夫年邁二子不才不堪國家重任劉公乃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情願乞閒養病（陶恭祖二讓徐州）玄德曰孔文舉令備來救徐州爲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將以備爲無義人矣糜竺曰今漢室陵遲海宇顛覆樹立功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劉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糜竺亦看上玄德了）玄德曰此事決不敢應命陳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視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讓之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四字罵德惡）何足挂齒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泣下曰君若捨我而去我死不瞑目

矣雲長曰既承陶公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說得爽利）玄德曰汝等欲陷我於不義耶陶謙推讓再三玄德只是不受（真耶假耶）陶謙曰如玄德必不肯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足可屯軍請玄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趙雲辭去玄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垣撫諭居民（高祖起于沛玄德亦居小沛可稱小沛公）却說曹操回軍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兗州濮陽已失其鄄城東阿范縣三處賴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兗州親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諫曰將軍棄兗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

兗州不住（具有先見）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俱是妙策）布曰吾屯濮陽州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陳宮之言郭嘉暗暗料着）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兗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呂布不識陳宮之言）（曹操又暗暗料着）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吾進兵濮陽速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腳次日引衆將出陳兵于野操立馬于門旗下遥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第一箇雁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箇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宣高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讎

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經無理語説來郤甚是有理）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内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厮殺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擊之若得寨布軍必懼此爲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韋六將選馬歩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郤說呂布于寨中勞軍陳宫曰西寨是箇要緊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他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宫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我不備（于禁之謀陳宫又暗暗料着）布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引兵往守西寨郤說曹操于黄昏時候引軍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擋四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高順方引軍

到殺將入來（布兵未至而寨已奪可見曹操行兵之速）曹操自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既奪而使之不能不棄可見陳宮應敵之妙）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振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殺得好看陳宮兵法頗妙）衆將死戰操當先衝陣梆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裡一將踴出乃典韋也手挺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插住雙戟取短戟十數枝挾在手中（呂布一戟典韋雙戟奇矣乃不用兩大戟而用無數小戟更奇）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奇）遂放開腳步冒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從人大叫曰十步矣韋曰五步乃呼我（奇）從人又曰五步矣韋乃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百步箭不敵五步戟奇絕）立殺數十人衆皆奔走韋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

戟衝殺入去（忽下馬忽上馬忽用小戟忽用大戟寫典韋如生龍活虎）郝曹侯宋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典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衆軍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正是

誰能暫把重圍脫　只怕難當勁敵追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陽城中之火人火亦天火也糜竺知燒而避其燒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燒而亦不死于燒天所以留奸雄也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數曹操既據兗州且將北取冀安得不東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爭也今雖暫舍之而去其志豈能須臾忘徐州哉玄德雖受陶謙之讓吾知終非其有爾

荀文若曰河濟之地竟之關中河內也是隱然以高祖光武之所爲教曹操矣待其後自加九錫而惡其不臣旹始旣教之而後復惡之耶坡公稱文若爲聖人吾未敢信

呂布一聽陳宫之言而輙勝一不聽陳宫之言而輙敗宫誠智矣然田氏之叛乃宫教之也何也先啓其機也若在老手只須自用一人假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鬭到黃昏時分（自昨夜黃昏時分直到今夜黃昏時分好一塲大殺）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韋加爲領軍都尉卻說呂布到寨與陳宫商議宫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爲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後呂布之敗果然爲此兩句）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爲內應（不想後來亦假成眞）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

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為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前日曹操在徐州城外以白旗示威今日呂布在濮陽城中以白旗行詐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為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之不死于是役全虧劉曄此數語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竪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此時只此一點白誰知火頭弄出一遍紅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攔當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與前兩番黃昏時分相照城上鳴鑼為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

擐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已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李典所見亦是操喝曰我不自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直入時約初更月光未上將寫火光之明先寫月光之暗以形之○前寫黃昏有雨今寫初更無月忙中偏有此閒筆只聽得西門上吹嬴殼聲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弔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沸嚇殺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傍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中計者未得出城殺敵者倒走出城好笑典韋殺離弔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韋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illegible]邊撞着樂進進曰主公何在

韋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語亦兆〕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烟突火又殺入去到處尋覓〔典韋三人入城可謂忠勇〕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嚇殺讀書者至此必謂曹操死矣〕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妙有胆識若此時便慌馬同走必反被擒矣〕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于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因其掩面故認不真然亦以其縮馬竟過故不疑其即操也〕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他〔有急智〕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見了曹操反問曹操捨却曹操別問曹操諺云方說曹操曹操就到當面說過豈不好笑〕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走得好〕正逢典韋韋擁護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都是火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烟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胯那馬撲地倒了〔嚇殺讀書者至此又必謂曹操死矣〕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手臂鬚髮盡被燒傷〔曹操之鬚未割于潼關先燒于濮陽鬚不幸而爲曹操之鬚鬚亦苦矣〕

韋曰我往[illegible]進曰同殺入去救主[illegible]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冒煙突火又殺入去到處尋覓[illegible]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illegible]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illegible]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illegible]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illegible]他[illegible]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illegible]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illegible]正逢典韋韋擁護[illegible]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燄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都是火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胯那馬撲地倒了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手臂鬚髮盡被燒傷[illegible]

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箇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淵馬

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殺到天明操方回寨衆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

曰[illegible]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可

速施[illegible]操曰今只將計就計[illegible]詐言我被火傷已經身死[illegible]

[illegible]布必引兵來[illegible]兵於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illegible]

可擒矣[illegible]嘉曰真良策也[illegible]於是令軍士[illegible]

[illegible]挂孝發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illegible]

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

操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濮陽堅守

不出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

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兵回鄄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

二[illegible]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

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箇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淵馬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衆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曰如此一番驚嚇後忽然發笑正諺所謂哭不得而笑耳悞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計詐言我被火傷已經身死昨日呂布使人詐降今日曹操自己詐死你詐我我詐你好看殺人布必引兵來攻我伏兵于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擊之布可擒矣好計策嘉曰眞良策也于是令軍士挂孝發喪昨日濮陽城內一片紅今日濮陽城外一片白紅是眞紅白是假白○挂孝發喪今人必以爲不佯可見婆子氣人蘇不得事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砲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濮陽堅守不出是年蝗虫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兵回鄄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權且罷兵兩家俱因凶荒罷兵蝗虫[illegible]事之一却說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

忽然染病看看沉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兵之去止爲呂布襲兖州故也今因歲荒罷兵來春又必至矣（勢所必然）府君兩番欲讓位與劉玄德時府君尚強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沉重正可就此而與之玄德不肯辭矣（糜竺心歸玄德久矣）謙大喜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議軍務玄德引關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教請入臥內玄德問安畢謙曰請玄德公來非爲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爲重（以漢家城池爲重的是仁人君子之言）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其才皆不堪任老夫死後猶望明公教誨（不但讓州兼且托子恭祖可謂知人）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謙曰某舉一人可爲公輔係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可使爲從事又謂糜竺曰劉公當世人傑汝當善事之玄德終是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陶恭祖三讓徐州○其名曰謙其字曰恭其人則讓可謂名稱其實）衆軍舉哀畢即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

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民心悅服）（如此想見劉公平日德政）關張二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爲輔陳登爲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孝（濮陽城外有假挂孝徐州城中有眞挂孝一假一眞前後照耀）大設祭奠祭畢葬于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應前文）操在鄄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大怒曰我仇未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眞是殺氣）吾必先殺劉備戮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即傳號令剋日起兵去打徐州（前番賣個人情此時不肯做人情矣）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終濟大業明公本首事兗州河濟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文若此時已將高祖光武望曹操矣何後日九錫之加而反有所不滿乎）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備

必助備死戰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是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願熟思之（藥石之言洞見利害）操曰今歲荒乏粮軍士坐守于此終非良策彧曰不如東畧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刼掠州郡多有金帛粮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粮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因粮于寇是妙策）操喜從之乃留夏侯惇曹仁守鄄城等處自引兵先畧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邵知曹兵到引衆來迎會于羊山時賊兵雖衆都是狐羣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强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何儀令副元帥出戰不三合被典韋一戟刺于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黃邵自引軍來陣圓處一將步行出戰頭裹黃巾身披綠襖手提鐵棒大叫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確是强盜綽號）誰敢與我厮鬪曹洪見了大喝一聲飛身下馬提刀步出兩下向陣前厮殺四五十合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走何曼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踅（音熾）砍中何曼

再復一刀殺死（殺得好）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黃邵不及提備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曹兵掩殺賊眾奪其金帛糧食無數（意正欲得此耳）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為頭一個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橫閃出此一壯士奇）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挾過去餘眾着慌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如驅牛羊）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趣甚）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出韋大怒挺雙戟向前來戰兩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韋亦出直戰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可見人自不乏之）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操大驚忙引眾將來看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付典韋今日且詐敗韋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

下陷坑暗伏鉤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餘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馬接戰典韋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顧望前趕來不隄防連人帶馬都落于陷坑之內（黃巾被驅入塢中而驅黃巾之人又陷入坑內好笑）被鉤手縛來見曹操操忙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衣之命坐問其鄉貫姓名（曹操得英雄心俱用此法）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數百人築堅壁于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準備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典韋飛戟許褚飛石俱可稱没羽箭）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粮遂與賊和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皆奔走回還被我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真神力）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此人生平須用此人自述爲稱）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褚爲都尉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卲斬訖（細）汝潁悉平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

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逕奔兗州薛蘭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戰許褚曰某願取此二人以為贄見之禮（典韋已見本事此處專寫許褚）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畫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封于馬下薛蘭急走回陣弔橋邊李典攔住薛蘭不敢回城引軍投鉅野而去郤被呂虔飛馬趕來一箭射于馬下（果不出陳宮所料）軍皆潰散曹操復得兗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令許褚典韋為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合後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出迎敵陳宮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便出鬬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共攻呂布（此可云六戰呂布）布遮攔不住撥馬回城城上田氏見布敗回急令人拽起弔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

反成奇
布大罵引軍奔定陶（今兗州府）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
出城（不知此時貂蟬安在）操遂得濮陽恕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
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自己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
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巡海打糧與黃巾何異）操軍
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値濟郡麥熟操卽令軍割麥爲
食（布軍打糧未回操軍割麥爲食都照應前文歲荒之糧）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
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疑林
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前義字假白旗只得一而此處假旗卻又甚多）寨西一
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呂布心腸早被曹操猜破）提中軍斷其
後布可擒矣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擂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
吶喊（打糧割麥又擄村中男女民生此時亦大困矣恐凶年又相尋也）精兵多伏堤中卻說呂布回報陳
宮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曹操詭計又被陳宮猜破）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乃留

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二人欲投寨中却聞鼓聲大震正自疑惑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砲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卒回報陳宮宮曰空城難守不若急去遂與高順保着呂布老小棄定陶而走（處處寫呂布老小蓋因呂布所注意者在此也）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焚張邈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打粮回也）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正是

兵家勝敗真常事　捲甲重來未可知

不知呂布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雲鄒梧岡參訂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王允以婦人行反間楊彪亦以婦人行反間同一間也允用之而亂稍平彪用之而亂益甚何也蓋呂布聽允而爲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而不爲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傕猶以董卓殺董卓耳傕與汜是二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橫會何救於漢室哉況二人合而離離而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楊彪始而反間繼而講和既欲離之又欲合之主張不定適以滋擾以是謀國亦無策之甚矣

呂布之誅董卓奉天子詔者也郭汜之攻李傕不奉天子詔而自相吞

併者也一則假公義以報私仇一則但知有私仇而不知有公義故布之行事與卓異汜之肆惡與傕同

楊奉賈詡其於李傕亦始合而終離乃一離而不復合是則獨補過者也若郭阿多反覆無常與二人正自霄壤

或問予曰設使王允謀洩郿塢兵變其亂亦必至此予應之曰董卓不死將不止於劫天子而呂布不勝則必不至於劫公卿而亦必不至與董卓復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奪貂蟬則不得不助獻帝勢所必然耳

若使今人作稗官董卓之後便必緊接曹操而茲偏有傕汜為董卓之餘波又有李樂為傕汜之餘波夫然後以楊奉董承之救駕作一過文徐徐轉出曹操何其曲折乃爾夫豈善作稗官者哉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拾敗殘軍馬於海濱衆將皆來會集欲再與曹操決戰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

再來未遲布曰吾欲再投袁紹何如（相敘袁紹那邊要來／先敘呂布這邊要去）宮曰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袁紹在冀州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審配進曰呂布豺虎也若得兗州必圖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無患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往助曹操（後陳琳檄中／以此居功）細作報知這箇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宮曰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徐州來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呂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為後文奪／徐州伏線）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兗州怎解此郡之禍（前者曹軍之退名虧玄德十虧呂布／今玄德明明說出何等光明忠厚）今彼窮而投我豈有他心張飛曰哥哥心腸忒好雖然如此也要準備（老張粗中／是有細）玄德領眾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傕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不能相容（豈非以汝連殺兩義／父故人多疑汝耶）怎因曹操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

布因襲兗州以分其勢便有居功之意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其圖大事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官領徐州因合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與呂布有玄德今日之讓便有呂布後日之奪一似先知其將奪故作此讓呂布卻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公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張曰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為賢弟你來我和你鬭三百合翼德生平只讓得兩箇人為兄其餘則不惟不屑兄之并不屑弟之也呂布即欲為張公之弟且不可況欲為其兄目欲為其兄之兄乎宜其忿然欲鬭三道合也○皇帝且稱之為叔而呂布乃呼之為弟的是無禮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

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的是妙人○寫張飛與呂布不合爲後失徐州張本玄德急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却說曹操平了山東表奏朝廷加操爲建德將軍費亭侯此時朝廷是李傕郭汜做封操者傕汜也其時李傕自爲大司馬郭汜自爲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勦除奸黨天下幸甚以此時大勢觀之其才其力足以勤王室者必曹操也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誠爲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淸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妬可令人于汜妻處用反間

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又是女將軍出頭）帝乃書密詔付楊彪（此召曹操之詔也）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連環計陪了一箇貂蟬此計却就用他妻子更不費力）乘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爲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却幹出如此無恥之事（是妾婦聲口）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愼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應該謝）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傕性不測況今兩雄不並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晩間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之犬立死（即用驪姬譖申生之術此婦想亦曾讀過左傳）自此汜心懷疑一日朝罷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酒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本爲自己吃醋却教丈夫吃糞）汜乃大怒曰吾與李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何不亦設一箇

以遏宿姬復樊稠故事乎郭汜失算甚矣有人報知傕傕亦大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于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楊彪反間計反弄出不好來了傕姪李暹音先引兵圍住宮門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亦為一婦人致使禍及帝后使賈詡左靈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擁出後宰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出分說竟擁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不畏如妻耶放火燒宮殿董卓焚洛陽郭汜焚長安又見咸陽三月矣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厮殺帝后都受驚恐後人有詩歎之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墮閹臣擅權為叔季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獺雖驅虎羊入西州逆豎生淫凶王允赤心托紅粉致令董卓成矛盾渠魁殄滅天下寧誰知李郭

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飢饉愁干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競業莫把金甌一閃缺生靈糜爛肝腦塗剩水殘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歎黍離人君當守苞桑戒太阿誰執全綱維

却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也軍不利暫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車駕于郿塢（董賊郿塢遺害至此惜王允殺卓時不即墮之）使姪李暹監之斷絶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飢色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粮與之（可惡）皆臭不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傕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攖其鋒也（若必欲挾好米好肉恐亦如郭汜腹瘤矣）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神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好消息）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原來即是此公）帝心轉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

不尊你如何謀害我汜曰爾乃反賊如何不殺你然則公又是何等人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為保駕傕曰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輸贏輸贏的便把皇帝收去罷了以皇帝當賭輸贏可恨可歎○皇帝上用便把字皇帝下用取去字自有皇帝二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狠狠者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驟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衆官來與二位講和楊彪始既欲用反間今又欲為講和胸中全無主意傕汜乃各自還營楊彪與朱儁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郭汜竟將衆官盡行監下衆官曰我等為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極沒理語說來都是趣甚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為汜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儁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儁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固是正論惜未得臣君救主之法言訖相抱而哭昏絕于地儁歸家成病而死朱儁與蔡邕不同自此之後傕汜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

者不知其數郭汜說李傕曰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于軍中郭汜聽妒妻之言李傕信女巫之說從來惡人未有不聽妒妻言不信師巫邪說者可見聽婦言信邪門便非好人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曰臣觀賈詡雖爲李傕腹心然寔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來到帝乃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朕命乎朕字兩頭忽叠救命二字自有朕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狼狽者詡拜伏于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傕來見帶劍直入帝面如土色傕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刼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傕乃出時皇甫酈音力入見帝帝知酈能言又與李傕同鄉詔使往兩邊和解前有和事公卿此有和事天子酈奉詔走至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傕送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酈即來見李傕曰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與公同鄉特令某來勸和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傕曰吾有敗呂布之大功請問此是甚麽功勞輔政四年多著勳績刼天子擄百姓都算是勳績天下共知郭汜乃盜馬賊耳乃敢擅刼公卿與

我相抗誓必誅之君試觀吾方畧士衆足勝郭阿多否(一派費話)酈答曰不然昔有而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國門則強固不足恃矣將軍身爲上將持鉞仗節子孫宗族並居顯位國恩不可謂不厚今郭亞多刼公卿而將軍刼至尊果誰輕誰重耶(其詞太直不是和事人)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與兵有名諸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傕怒少息詡遂推皇甫酈出酈大叫曰李傕不奉詔欲弒君自立侍中胡邈急止之曰無出此言恐于身不利酈叱之曰胡敬才汝亦爲朝廷之臣如何附賊君辱臣死吾被李傕所殺大分也大罵不止(酈雖忠然李傕可以計勝不可以理爭也)帝知之急令皇甫酈回西涼郤說李傕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賴羌兵爲助郤被皇甫酈揚言于西涼人曰李傕謀反從之者即爲賊黨後患不淺西涼人多有聽酈之言軍心散

與軍士肯聽同鄉人語李傕却不肯聽同鄉人語逆賊不知有國幷不知有鄉傕聞鄜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鄜乃忠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鄜已不知何往矣王昌亦有俠氣賈詡又密諭兔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久戰勞苦密詔使汝還郡後當有重賞兔人正怨李傕不與爵賞遂聽詡言都引兵去詡又密奏帝曰李傕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爵餌之帝乃降詔封傕爲大司馬傕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却不賞將軍李傕如此昏邪其身亦宜以糞汁灌之蓋郭汜是吃糞人李傕亦是吃糞人也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邪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于中軍放火爲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傕傕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殺到四更奉不勝引兵投西安去了爲後救駕伏線李傕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人來報長[illegible]

軍回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不記殺樊稠之時伏地再拜耶）催便賣個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可稱大酺糧食酒肉家常物耳不意此時天子公卿得之竟成至寶）汜放公卿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遣舊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鑾輿過新豐（今西安府臨潼縣）至霸陵（霸陵橋在西安府東霸水上）時値秋天金風驟起（帝后但知宮庭春煖今日都受用鞍馬秋風得此淒涼悲涼之極）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聖駕須親見帝方可准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眾官皆呼萬歲分于兩邊駕乃得過（霸陵秋景雖佳天子過橋不易）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吾正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郿塢（郿塢竟成陷穽）你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趕來車駕正

到華陰縣今屬西安府背後喊聲振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又逢虎口如之奈何衆皆失色賊軍漸近嚇殺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來得好原來楊奉自為李傕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照應前文當下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驊騮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于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于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又先出字後出姓名又是一樣敘法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于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軍又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又險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

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攻擊大敗汜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也（楊奉董承差參而至）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郡說郭汜引敗軍回撞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牢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喜諾（看李郭二人如此一番相爭後忽又相合詩云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小人之交固都如是）二人合兵于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于東澗（在河南府陝州西南）傕汜二人商議我衆彼寡只可以混戰勝之于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承奉保駕走陝北傕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傕汜講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

東急名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此數人終非好相識酬時何不使名曹操聊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以賊攻賊豈是善計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刼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何謂敢死只是不敢求活耳不當名為敢死軍只當名為替死軍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于渭陽縣名故城在雍州渭陽縣西北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于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傕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奉董承遮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棄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此時景象比草堆螢火之侍更是悲涼前是兄弟流離此則夫婦逃難也邊岸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

去入叢中國舅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我于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挽輦行軍校尉尚弘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以白絹挂天子下船眞可稱白龍挂）李樂仗劍立于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砍于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衆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左傳述晉敗于邲之役有云舟中之指可掬也此將毋同）哭聲震天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太陽（津名在河南府陜州）絕食晚宿于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淮南王食乃有食粗糲之天子爲之一嘆）次日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二大臣尋至哭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傕汜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縣（今解州）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于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荊棘以爲屏蔽帝與大臣議事于茅屋之下（茅屋土階直欲

此德唐堯諸將引兵于籬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于帝前毆駡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禹嘗菲飲食矣既使之法堯又使之學禹李樂真愛君哉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奏保無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爲校尉御史等官李傕郭汜做了官原做强盗李樂等部卒做了强盗又要做官强盗是官做官又是强盗做然則做了官是真做了强盗也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郤說韓融曲說傕汜二賊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食棗菜餓莩遍野河內太守張楊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只在此處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傕郭汜一同劫駕前猶以賊攻賊今則以賊合賊董承楊奉韓暹知其謀連夜擺布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傕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

車駕休行李傕郭汜在此（□則與傕汜無二）唬得獻帝心驚膽戰山上火光遍起

正是　前番兩賊分為二　今番二賊合為一　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

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一或謂楊彪請召曹操何不請召劉備曰劉備兵少而勢弱曹操兵多而勢強以多少強弱衡之則必舍備而取操矣況有楊奉韓暹懷二心以爭之於內又有諸大鎮挾重兵以爭之於外一劉備之兵力烏足以禦之乎荀彧告操曰恐有先我而為之者抑知袁紹袁術輩可為而不能為劉備能為而不可為舍曹操竟無有為之者耳

操之遷帝許都與卓之遷帝長安傕汜之遷帝郿塢無以異也然卓與傕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順者勤王之師與劫駕不同所以獨成氣候晉

女公要天子赴河陽而諸侯賓服眞伯者之事也
劉備不殺呂布留以爲操敵也他日白門樓動所呂布恐其爲操翼也
前之不殺與後之勸殺各有深意英雄所見非凡人可及
朱虛侯酒令正爲怪着姓呂的張翼德酒風亦爲怪着姓呂的朱虛侯
意中只有一劉那管我是呂家女婿張翼德意中亦只有一劉備怪他
說呂家丈人
曹操爲自己報父仇而徐州卒未嘗爲操所破呂布爲老婆報父仇而
徐州竟爲布所奪鞭內父之怨更甚於殺親父之怨人情愛父不如愛
妻可嘆也然愛父不如愛妻則必有愛妻不如愛妾者曹豹吃打便思
爲老婆報仇獨不思王允被殺何不爲貂蟬報仇耶不算愛貂蟬還是
怕老婆爲之一笑
郎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郭汜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

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於馬下也算殺一李傕郭汜矣殺散餘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楊具粟帛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楊為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頹牆壞壁郎孫堅看月之處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荊棘之中天子一向在長安亦如居荊棘中耳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建安二年改建都安邦之義可見天子之意固在洛陽也孰知曹操乃欲移之耶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去城中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羣臣何叛皆為鬼薪多有死於頹牆壞壁之間者生不能為版築幸相死乃為牆下稭紳哀哉漢末氣運之衰無甚於此後人有詩嘆之曰

血流芒碭白蛇亡　赤幟縱橫遊四方　秦鹿逐翻興社稷
楚騅推倒立封疆　天子懦弱姦邪起　氣色凋零盜賊狂
看到兩京遭難處　鐵人無淚也悽惶

大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强將盛可宣入朝以輔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詔文（應前）卿何必再奏今卽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卽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此勸以伯者之業）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此眞勸以王者之事）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衆望不世之畧也若不早圖人將先我而爲之矣（此時此事除却曹操無人可爲）曹操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操接詔剋日興師却說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領兵將到帝大驚問楊奉曰山東之使未回李郭之兵又至爲之奈何楊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卽日起駕望山東進發（前者使命未至曹操固欲勤王此時曹操未來[illegible]）百官無馬皆隨駕步行出

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嚇使人

疑是傕汜伏兵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啟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等至駕前面君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真社稷臣也只怕未必遂命護駕前行探馬來報李傕郭汜領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為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攻擊傕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于是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于城外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馬軍先到步軍繼至然後大隊人馬到寫曹操來得声勢安營畢入城見帝拜于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

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今傕汜二賊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爲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郝說李傕郭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爾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衆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去得是獨恨其不早耳）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傕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圓處李傕姪李暹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褚飛過馬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又隱然以高祖自待）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响一聲三軍齊發賊兵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衆連夜追殺勦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傕汜望西逃命忙忙以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一向做官原是做强盜今去做强盜）

調貝算去做官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箇商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傕汜爲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帝一日命人至操營宣操入宮議事操聞天使至請入相見只見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想曰今東郡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飢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腴以何調理而至此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肥者必俗淡却是不俗）好操乃頷之又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舉孝廉（然則是曹操年家）原爲袁紹張揚從事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遂置酒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人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傕舊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因明公來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足慮也操又曰李郭二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翼不久當爲明公

所擒無足介意（看得楊韓李郭四人雪淡）操見昭語言投机便問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輔佐天子此五霸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駕幸許都爲上策（此策非爲朝廷專爲曹操）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決計之（不似食淡人語然食鹽醋人又何能知此）操執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他變否昭曰易耳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師無糧欲車駕幸許都近魯陽轉運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當欣從也操大喜昭謝別操執其手曰凡操有所圖唯公教之昭稱謝而去（曹操又得一謀士）操由是日與衆謀士密議遷都之事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周詩篇魏風一魏爲晉所幷魏地遂入於

齊及晉卿以魏驕求爲諸侯與虢通三分晉國而魏復興焉左傳曰魏人名也故畢萬十居於此而子孫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火屬土土之色黃正不黃天當立之讖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興者雖云地利宜合天時故曰曹操得天時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不可修葺更兼糧食轉運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請駕幸許都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擇日起駕此時皇帝正如雙陸象棋搬來搬去憑人安放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一人忽來奪駕使其得志未必不爲傕汜所爲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操即鳴金收軍召謀

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眞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曹操見才便愛安得不成大業行軍從士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來得突兀如華元登子反之牀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爲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畧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特遣寵來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語甚明快晃沉吟良久乃喟然嘆曰吾故知奉暹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願從公言寵曰

何不就殺奉遲而去以為進見之禮晃曰以臣弒君大不義也吾決不為與呂布殺丁原大相懸絕公明真義士故後來獨與雲長公交厚寵曰公真義士也晃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早有人報知楊奉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炮響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滿寵去而徐晃必來徐晃來而楊奉必趕都在曹操算中楊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趕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暹勢孤引敗軍投袁術去了後文伏線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于是迎鑾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脩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帝命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畢竟封得不暢故不若自封之為爽快也○李傕郭汜自寫職銜勸令帝封今曹操竟自封職銜更不勞天子費心愈出愈奇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祭

酒劉曄爲司空掾曹毛玠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粮程昱爲東平相范成董昭爲洛陽令滿寵爲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爲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爲校尉許褚典韋皆爲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于曹操（一句總結）朝廷大務先禀曹操然後方奏天子（自此皇帝又在曹操手巾過活矣）曹操既定大事乃設宴後堂聚衆謀士共議曰劉備屯兵徐州自領州事近呂布以兵敗投之備使居于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方定許都遂以徐州爲心腹之患可知徐州乃操所必欲爭也）許褚曰願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首獻于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不如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計（計名奇）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爲徐州牧因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備無猛士爲輔亦漸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極似戰國策士之謀）操從其言即時奏請詔命遣

使齎往徐州封備為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并附密書一封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駕幸許都正欲上表奏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畢設宴管待來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于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玄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已識破机關）席散安歇來使于館驛玄德連夜與衆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何礙（直快心口）玄德曰他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看透世情語然是為天下負好人者說法非要人做不好人也）玄德不從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持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曹操密書都被他一口喊出）玄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實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此是玄德妙用）布看畢泣曰此乃曹操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備誓

不爲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却于中取利奈何爲所使乎（荀彧之計早被料破可見玄德機智絕人不是一味忠厚）關公點頭道是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本心自要殺此賊固不因玄德之書起見也快人快語）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爲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計名次奇）操曰其計何如彧曰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報說劉備上密表要略南郡術聞之必怒而攻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之計也（因劉呂二人不肯相併又弄出一袁術來）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假天子詔發人往徐州郤說玄德在徐州聞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郤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

雖是諸王命不可違也（曹操所以能令人者只爲假折王命）遂點軍馬尅日起程孔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願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願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爲下文伏線）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爲下文不聽陳登伏線）吾不放心張飛曰弟自今以後不飲酒（只爲不飲酒倒弄出酒風來）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諫便了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不曰不飲而曰少飲料得張公必不肯不飲酒也）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分付了當乃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欲吞其州縣乃大怒曰汝乃織席編屨之夫今輒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來圖我深爲可恨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會于盱眙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那紀靈乃山東人使一口

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馬舞刀來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與紀靈大戰一連三十合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關公便撥馬回陣立于陣門侯之儒雅之極是雲長身勇不是翼德身分紀靈却遣副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來與他決箇雌雄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將軍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于馬下玄德驅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退守淮陰河口不敢交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刼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軍相拒不在話下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机大務自家斟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衆人坐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致失事衆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戒酒自已不能戒酒却要衆人陪他戒酒妙帮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飲言罷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

天戒二字新○你自不吃酒天何嘗戒你來飛曰廝殺漢如何不飲酒一死且不惜斗酒安足辭我要你吃
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盃破天戒矣張飛把遍各官自斟巨觥連飲了幾十
盃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豹曰某實不能飲矣飛曰
你恰纔吃了如今爲何推却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今人每因使酒故戒酒翼德偏因戒
酒反致使酒畢竟今人俗而翼德趣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以將令行酒令官不過取笑以酒令召
將令將官却是認眞便喝軍士拏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分付你甚來飛曰你
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我違了將令固非文官所得而管也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
德公看我你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正是着他對頭
飛大怒曰我本欲不打你你把呂布來謊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
呂布張飛使酒罵曹豹意不在曹豹而在呂布亦如灌夫使酒罵臨汝侯意不在臨汝而在田蚡也諸人勸不住將曹豹
鞭至五十此五十鞭只算酒籌衆人苦苦告饒方止不怕曹豹背十只怕呂布耳熱席散曹豹回去
深恨張飛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逕投小沛去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去

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曰小沛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並棲不兩雄况有陳宮爲之謀曹操爲之搆即無張飛使酒布能久据小沛哉無徒以使酒責張飛也）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曹操之攻徐州爲父報仇呂布之襲徐州爲妻之父報仇）小沛離徐州只四十五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當此月明人靜正好再飲酒如何却動兵）城上更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豹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衆軍齊入喊聲大舉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綽了丈八蛇矛纔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飛勇（虎牢關前已曾領教）亦不敢相逼十八騎燕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不及顧了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

從又欺他醉後引百十人赶來（豈非討死）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正刺中曹豹後心（此一鎗只算醉筆亭亭○此時酒令已完下好殺將）連人帶馬死於河中（活時不肯飲酒死時罰他侯水）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呂布入城安撫居民令軍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門諸人不許擅入（此非呂布用情乃感玄德示以操書之情也）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裡應外合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嘆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落落丈夫語）關公曰嫂嫂安在（問得緊要）飛曰皆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閤家眷失陷只默然不語從見翼德欲自刎知放聲大哭是至情亦是妙用）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是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正是

舉杯暢飲情何放　拔劍捐生悔已遲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鬭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呂布襲兗州而曹操卒復兗州呂布襲徐州而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備勢不如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爲主主轉爲客備之遇亦艱矣哉

孫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耳若劉備不聽曹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術而欲攻劉備及爲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興甚矣玉璽之無關于重輕也成大

業者以收人才結民心爲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之英雄殆過其父

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仇乎曰腳頭不立定未可報仇腳頭纔立定亦未可報仇曹操初得兗州而遽擊陶謙則呂布旋議其後劉備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則關張不能爲功固籌之熟矣

前卷敘曹氏立國之始此卷敘孫氏開國之由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尚煢煢無依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劉備起敘兩家必夾敘劉備蓋既以備爲正統則敘劉處文雖少是正文敘孫曹處文雖多皆旁文于旁文之中帶出正文如草中之蛇于彼見頭于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于彼見鱗于此見爪記事之妙無過于是今人讀三國志而輒欲別讀稗官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卻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從來衣服比妻子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但聞人有繼妻不聞有繼兄繼弟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識時達勢語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欲捐生耶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胞且然何況異姓觀玄德數語勝讀棠棣一篇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呂布處許以糧五萬斛馬五百疋金銀一萬兩綵緞一千匹使夾攻劉備袁術前既不納呂布今又交通呂布反覆可笑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之後前曾傷其所拒今又傷其所使呂布不容無義亦無氣玄德聞得此信乘陰雨撤兵棄盱眙而走思欲東取廣陵比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主公計之高順乃別紀靈回軍見呂布具述紀靈語布正在遲疑忽有袁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備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前之所許竟似商於六百里布怒罵袁術失信

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春兵多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使爲我羽翼他日令玄德爲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横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賫書迎玄德回（忽欲攻之忽欲迎之反覆無常可笑）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刼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之使呈上書劉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此在他人决不肯來亦决不敢來）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吾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多謅）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劄（本是呂布寄寓于劉備今反弄成劉備寄寓于呂布眞客反爲主主反爲客）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

天時不可與命爭也能順然後能仲確是至言呂布令人送糧米段疋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却說袁術大宴將士于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于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此處接寫孫策忽寫他在袁術堂下趨蹌拜坐令人不解其故直至下文方與說明筆法妙甚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于曲阿自己却投袁術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爲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大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補敘簡捷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袁術與孫堅同輩其待策之傲自以爲父執耳不知英雄固不論年策雖少猶虎也術雖髮白不過一老牛而已心中鬱悶乃步月于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昔孫堅在洛陽時曾于月下揮淚今孫策在袁術處亦于月下放聲一哭爲國家傷情一哭爲家声發憤我有一片心語與天邊月月之感人甚矣哉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用我今君有不决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

耶策視之乃丹陽故鄣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哭得英雄）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景實圖大業而乃久困于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袁術謀士為他人用術之無成可知矣）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乃翁設誓抵賴今子竟不隱諱）以為質當（以無用之璽換有用之兵大有算計）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術平日妄想都從呂範口中補出妙）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仇不能報今母舅吳璟又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先說報父仇實重在救母難）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悅曰吾非要你玉璽今且權留在此（[illegible]為後文伏）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

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表你為折衝校尉殄寇將軍（不但借得兵馬兼得一箇大官）克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孫策是小霸王此人亦小范增也）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兄弟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今往省親（不但同年而且同志）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勞共圖大業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一人若出二人○能成大事者必能得士能助人成大事者必能薦杰）策曰何為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齎禮往聘俱辭不至（有身分若呼之即至者則瑜亦不薦之矣）策乃親到其家與語

大倪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為叅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為揚州刺史屯于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敘明劉繇來歷）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衆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于牛渚縱有百萬之衆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呼曰某願為前部先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繇繇留于帳下（補出前文）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為大將（袁術以年輕孫策劉繇亦以年輕太史慈術與繇是一流人）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兵十萬于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于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誠意外之事文亦意外）之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

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洋子江中刧掠爲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二人不待相投而後立功乃先立功而後相投來得甚奇策大喜用爲軍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在鎮江府丹陽縣界却說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劉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在嶺南光武廟宜在洛陽奈何神亭嶺亦有之意者洛陽太廟焚毀而劉繇自以爲宗室乃立廟於此耶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孫策後來不信神仙此日獨信夢兆何也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鎗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已畢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即當重修

廟字四時祭祀卿自欲與孫家基業與劉家何與且正與劉家宗親作對何反向漢室祖先致祝也○小霸王欲求神力助攻劉氏當求項羽廟而祝之祝畢出廟上馬回顧眾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胆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眞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此小將惜不傳其名可竟稱之爲小太史慈　眾將皆笑燕雀笑鴻鵠　却說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足見孫策大膽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儒雅之極太史慈高叫曰那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從容之極你兩箇一齊來併我一箇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孫郎獨戰太史慈此項羽所謂獨身挑戰者　慈曰你便眾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鎗直取

孫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程普等暗暗稱奇（在旁觀者眼中摹寫一筆妙）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滲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卻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箇便活捉了他也喫眾人奪去（不愁捉不得孫策只愁捉了被人奪去可謂目無孫策矣）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可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搠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搠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箇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殺得好看）馬不知走的那里去了（不惟從人失散且復爰喪其馬）兩箇棄了鎗揪住廝打（不打不成相識）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策即以慈之戟刺慈慈亦即以策之盔禦策同是以敵治敵同是以我困我）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匹馬（細）取了鎗上馬

復來孫策的馬却是程普收得（細）策亦取了鎗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十二騎混戰逶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引軍來到（賴有此軍接應不然孫策亦輕身陷敵矣獨不記乃尊峴山故事耶）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若非風雨慈策二人將直殺至天明矣）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前日虎牢關上挑孫堅赤幘今日神亭嶺下挑孫策兜鍪可稱落情世家）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箇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此暇事卻在劉繇 [illegible]）

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笮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眾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却說孫策又得陳武為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前只在劉繇口中述其事前只在孫策眼中見其人補敘得妙）策甚敬愛之拜為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只十數騎耳斬首如此之多足見其勇）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笮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鎗出馬乃部將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于糜挺鎗來趕那鎗剛搠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

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于糜丢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為小霸王壯中夾註一筆妙○霸王無面見江東今小霸王復霸江東或郎項羽後身亦未可知當日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又走到孫策仇人處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來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藥敷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孫堅真被射死孫策詐稱射死一真一假一死一生令人不測軍中舉哀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孫郎在此孫策不死無異孫堅復生衆軍皆驚盡棄鎗刀拜于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之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郤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與劉繇報仇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

慈之計瑜分三而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馬乏必然被擒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諳紀律（然則雖有二千人只算太史慈一人耳）涇縣城頭苦不甚高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刃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來趕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却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里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孫策爲小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布也但項羽不能用英布孫策能用慈勝項羽多矣）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貶駁劉繇隱然誇獎自己）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極似穿封戌對楚靈王語）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

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背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策之知人（有孫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孫權之信諸葛瑾弟亞乎其兄也）於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為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胆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賫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懽聲遍野（項羽好殺每欲屠城今小霸王絕勝老霸王矣）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勇者不必有仁孫郎勇而能仁尤爲難得）由是兵勢大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孫權此處方出頭）策領兵南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遣部將守住烏城嘉興當日白虎聞策兵至令弟嚴輿出兵會於楓橋（孫郎既得陳武又得太史慈已有二虎何懼此一虎）輿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

之男有餘君
人之皮未足張紘諫曰夫主將乃三軍之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命耳隨遣韓當出馬比及韓當到橋上時將欽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裏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輿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閶門下賊退入城裡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困三日無人出戰策引衆軍到閶門外招諭城上一員裨（音皮）將左手托定護梁右手指着城下大罵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我射中這廝左手說聲未絕弓弦响處果然射箇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透反牢釘在護梁上（此將用會射人）（却不能口手相應）城上城下人見者無不喝采（城下人喜而喝采宜矣城上人正當看急如何也喝采想蘇州人固應有此清興）衆人救了這人下城白虎大驚曰彼軍有如此人安能敵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嚴輿出城來見孫策策請輿入帳飲酒半酣問輿曰令兄意欲如何輿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彼自名白

虎策乃自之日鼠命斬嚴輿輿拔劍起身策飛劍砍之應手而倒割下首級令人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過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攻取嘉興太史慈攻取烏城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于路刼掠人遇孫家兵如遇青龍遇嚴家兵真如遇白虎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今日與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為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于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孫策寬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之衆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此言甚當朗覷之乃會稽餘姚人姓虞名翻字仲翔現為郡吏朗怒叱之翻長嘆而出朗遂引兵會合白虎同陳兵于山陰之野兩陣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師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仇王郎亦一時名士何不識好歹而此孫策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不數合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

飛馬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來得奇）朗大驚急回馬來迎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刺斜殺來（孫郎每虧周郎接應孫郎之下江東周郎之功居多）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衆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弔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衆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見孫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策嚴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彼也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而不出城（幾如勾踐之甲楯五千）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于查瀆（地名在寧波府定海縣）其地離此數十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孫權有叔孫堅有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即下令于各門然火虛張旗號設爲疑兵連夜徹圍而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出城來趕可用奇兵勝之策曰

吾今準備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名取渣瀆其意實在會稽孫郎兵法頗妙非徒勇也）却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衆人來敵樓上觀望見城下烟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遲疑周昕曰孫策走矣特設此計以疑我耳可出兵襲之嚴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渣瀆我引部兵與周將軍退之朗曰渣瀆是我屯粮之所正須隄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响火把齊明白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住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一鎗刺死餘衆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此人亦先立功而後出姓名與前攻一樣筆法）策嘉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

令朱治爲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値更深不及抵敵泰抱權上馬用力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有如此用命之將安得不）與金瘡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鎗得會稽一箇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因薦醫遂幷薦薦醫之人曲折之甚）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急于求醫更急于用賢）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爲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先拜官而後問醫是爲其賢士而用之非專托其請醫生也）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眞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華陀先于此處出現）乃待爲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

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却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托不還孫堅匿璽而不出袁術賴璽而不還皆以此璽爲奇貨不知在人不在璽猶之在德不在鼎也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竟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璽殊為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今當先伐劉備此卷首以備始亦以備終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

不去江東圖虎豹　却來徐郡鬬蛟龍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淯水

操欲殺仁而備出書以示布術欲攻備而布亦射戟以救皆自報之道

也操因備之不殺布而使搆怨于術術因布之不攻備而遂求婚于布相取之謀也以相報之道言之布在立德度內以相取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爲敵國辰嬴在晉而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況呂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壻袁術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于異姓之戚安在疎不間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有于父母則背之于兄女則聽之者于兄弟則背之于外戚則親之者人情顛倒往往如是此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縱爲楚非爲趙呂布恐袁術取小沛則徐州危其勸和也爲巳非爲備也張儀勸楚絕齊歡而楚遂爲秦所弱陳珪恐袁呂之交合則不利于劉亦不利于曹其勸絕也亦爲劉爲曹而非爲布也惟布本不爲備故奪馬求和便不許備而射戟之時口口爲備矜德色

于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珪不惟不爲布方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絶婚之謀口口爲布諄諄愛布一似效忠于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國策之譎而戰國策無三國志之巧眞絶世妙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欲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之而决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葢以其爲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絶頂傖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嘆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眞爲曹操所笑矣

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于布而操不死于繡何也曰卓之死爲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爲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興亡成敗止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靈巖記曰先齊只有好內之桓公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此千古風

風流妙論

摹寫典韋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前番是賒今番是現）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先送後講）呂布甚喜（賴物便怒得物便喜真如小兒）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玄德聞知此信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仇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

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宫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粮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呂布從來沒主張獨此番大有妥見）卻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劄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形容得声力）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劄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與呂布責其無信（袁術先自失信今怪呂布不待）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此非飲宴時豈欲以杯酒釋兵權耶奇妙）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恐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去得有胆）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且不明言解危之法妙）異日得志

不可相忘與白門樓相照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同是一驚紀靈尤甚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數萬之衆而以童稚將之關張兵雖少不足懼也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此句着忙之極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此句又過望之極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爲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且不明言救之之法妙靈曰若此則殺靈也此句更着忙得妙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鬬惟好解鬬吾今爲兩家解之絶似今日訟師之言靈曰請問解之之法未入門先請問情景逼真布曰吾有一法從天所決且只含吐不即說出妙乃扯靈入帳與玄德相見兩人不以兵戎相見而以酒食大奇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主居中而客居左右是大阿哥身分且教設宴行酒今大阿哥慣要備酒替人和事蓋有所覬覦於其間也若呂布替玄德和事而不索謝勝今之大阿哥多矣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開談且只如此玄德

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覷汝輩如兒戲耳（呂布提之如童稚則張飛戲之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有玄德之先語少不得張飛之發作）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厮殺未遲。（有張飛之發作少不得關公之勸解做好做歹自收自放今之聽處事人名用此法）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鬬不教兩厮殺（是和事人声口）這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厮殺（情景逼真）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本是解和却故作此驚人之筆）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厮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方說出解之之法妙）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厮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魯仲連聊城一矢難為了燕將只為他一邊不若呂奉先轅門一箭却不難為紀靈玄德兩边矣）紀靈私忖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厮殺（一箇度其未必中）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

都教坐再各飲一杯酒（讀者至此將拭目觀射矣却偏教再飲酒頓跌絶妙）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一箭祝其必中摹寫兩人心事如畫）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着正是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絶妙好詞）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讀者至此亦爲紛紛喝采）後人有詩贊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　曾向轅門獨解危　落日果然欺后羿
號轅直欲勝由基　虎觔弦響弓開處　雕羽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畫戟　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其實得意）擲弓于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應從前天所決盡語在天命等語）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處處夾寫酒妙）玄德暗稱慚愧（應前暗祝意）紀靈默然半晌（應前暗行）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一枝箭消繳十萬斛）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

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粮米正項軍粮且不肯發个白送落二十萬斛豈不着惱反以此兒戲之事攔護劉備我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一化如提童辨之時宜親領教其勇力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于布布若嫁女于主公必殺劉備此乃踈不間親之計也賄賂不中變爲仇敵仇敵不便變爲婚姻愈出愈奇○前此處處說呂布妻小卻可見女情深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爲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爲兒媳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于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妻嚴氏爲正妻後取貂蟬爲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爲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補敘得好當下嚴氏對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多粮廣早晚將爲天

子（僭後袁術稱帝伏筆）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確是婦人声口）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人家婚姻多是婦人作主只要親家富貴古今同慨）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胤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于館驛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又一箇幫襯謀將來了）講禮畢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袁公與奉先聯姻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一語道破）胤失驚起謝曰乞公臺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被他人識破事從中變（為後陳珪說呂布絕婚伏線）胤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親何如（一箇方來下聘一箇便去催妝）胤大喜稱謝曰若知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宮遂辭別韓胤入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于何日結親布曰尚容徐議宮曰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映帶玉璽之妙）早晚當為

帝今從天子例可乎是何言與嚴氏如出一口宮曰不可布曰然則仍從諸侯例宮
曰亦不可等不及半年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矣宮曰亦不可又等不及一季布笑
曰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宮曰非也然則并一月亦等不及矣布曰然則公意欲如何
宮曰方今天下諸侯互相爭雄今公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妒者
乎若復遠擇吉期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其言亦殊動聽爲
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之當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壽春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另居別館然後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遂入
告嚴氏連夜具辦粧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
鼓樂喧天送出城外諺云朝種樹晚乘涼竟似娶妻一般可笑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
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立德危
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爲呂者左袒陳宮是也爲劉者右袒陳珪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
死至特來弔喪故作驚人語婚喪賀弔陳覩成文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

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求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爲質質物猶可質人不堪質子猶可質女不堪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粮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于奔命而又結怨于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起兵端也言袁公將攻徐州況聞袁術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爲天下所不容乎言天下皆將攻徐州布大驚曰陳宮誤我急命張遼引兵追趕至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高祖刻印銷印正見其有決斷呂布送婚奪婚正見其無主張連韓胤都拏回監禁不放歸去殊非待媒乩却令人回復袁術只說女兒粧奩未備俟備畢便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使解韓胤赴許都惡徑惡極妙極妙爲下文伏又布猶豫未決忽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此爲將者本分事何足爲怪正話間宋憲魏續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東買馬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詐妝山賊搶劫馬匹去了此是醒時尊的不是使酒呂布聽

了大怒隨即點兵往小沛來鬬張飛玄德聞知大驚慌忙領軍出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長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賴張飛挺鎗出馬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快人快語）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渺視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妙妙其言快直又公平）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飛亦挺鎗來迎兩箇酣戰一百餘合未分勝負玄德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回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爲所害（亦伏白門樓之事）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今懷州）投奔曹操

借軍破布此爲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于中保護老小當下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已仍回徐州去了（玄德既失徐州又失小沛雖皆因翼德起釁然寔陳宮搆之也）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好甚）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劉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好甚）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又是一箇呼賢弟的幸翼德此時不在側也）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見曰劉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答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爲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

天下智謀之士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數語非爲劉備實爲曹操）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陳昱諫曰劉備終不爲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操非不欲殺備但欲使呂布殺之袁術殺之必不欲自殺之也奸雄奸雄）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粮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衆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河南省有宛城縣）欲興兵犯闕奪駕（補敍處如奇峯疊起）操大怒欲興兵討之又恐呂布來侵許都乃問計于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二人（荀彧前欲使二人相鬬今又欲使二人相和變幻百出）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齎官誥

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為先鋒軍馬至清水（在南陽府城東俗名白河）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衆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欵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為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自知之明）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忍棄之（爲下文伏曹操張本）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劄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因酒及色阿瞞顔露本相）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美麗問之即繡叔張濟之妻也（取人叔之妻以媚其叔甚不正路）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到軍中（以軍中作桑中）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操曰吾為夫人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忽將大人情賣）

（與婦人確是醉後狂語）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郭汜）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醜極）鄒氏拜謝是夜共宿于帳中（之妻妒張濟之妻淫皆當惡之報）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可稱壓寨夫人）次日移于城外安歇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奸雄如操至此亦流連亡返色之于人甚矣哉）張繡家人密報繡繡怒曰操賊辱我太甚（此繡尚有廉恥若使勢利無恥者當認曹操爲繼叔矣）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漏洩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爲四寨刻期舉事（賈詡之謀甚細密）因畏典韋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斤日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于繡曰典韋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便混入他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前先

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既請吃酒何不便于酒中置毒既可偷入帳房何不便刺典韋且何不竟刺曹操那車兒計不及此益天未欲死操也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寨至期令賈詡各致意請典韋到寨殷懃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一半叙得是夜曹操于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語馬嘶提刻倘來了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忽聞寨後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不是軍人失火只竊主將要燚殺火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韋韋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戟聽補車兒偷戟事省筆時敵兵已到轅門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搶入寨來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韋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鎗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即棄刀雙手提着兩個軍人迎敵以雙人當雙戟大奇擊死者八九人韋眞可謂以人治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韋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

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一鎗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死典韋足拒生賊軍）卻說曹操賴典韋當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淯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為肉泥（馬用大死了）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卽以已所乘之馬奉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卻被亂箭射死（愛將愛子皆死于婦人之手）操乃走脫（自己便走脫只不知鄒夫人如何下落）路逢諸將收集殘兵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卽將本部軍于路勦殺安撫鄉民（爲民殺兵乃眞將軍）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卻說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音倩）安營（儼如對敵者）或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辯乃先

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即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辯小事退敵大事（退敵正是分辯）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戰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為後伏線）曹操收軍點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謗任勞使反敗為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治兵不嚴雖猛將如惇親族如惇且不能逃其責況不得惇者乎）又設祭祭典韋操親自哭而奠之顧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此是曹操得人心處必用自說使知其假然）衆皆感嘆次日下令班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人問之使言袁

公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遂殺來使將韓胤用枷釘了（眞獨桌請媒人矣陳宮亦當陪吃一桌）遣陳登齎謝表解韓胤一同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入字定評）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父子不能成其功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爲內應（爲後聯絡呂布張本）操喜表贈陳珪治中二千石登爲廣陵太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爲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爲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爲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布也（交窘之極）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

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兎未息不敢先飽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張息以韓信爲越英布爲虎以絳灌等諸將爲鷹此即借用其語明是陳登撰出某問誰爲狐兎曹公曰淮南袁術一東孫策冀州袁紹荊襄劉表此四人前文已見益州劉璋漢中張魯此二人前文未見於此處點出爲後文伏線皆狐兎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鄭人正說話間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

秦晉未諧吳越鬬　婚姻惹出甲兵來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